

經部

春秋會通卷十二

元 李廉 撰

文公 名興諡法慈惠愛民曰文在位十八年 左氏注文公僖公之子夫人聲姜所生僖公薨文公立

周襄王二十六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左氏注先君未葬而公即位不可曠年無君也釋例曰遭喪繼立者每新年正月必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書即位於策以表之文公成公先君未葬而書即位因三正之始明繼嗣之正表朝儀以固百姓之心此乃國君明分制之大禮譬周康王麻冕黼裳以行事事畢然後乃喪服也 穀梁繼正即位正也 胡氏即位者告廟臨羣臣

也國君嗣世定於初喪必逾年然後改元書即位者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故不改於柩前定位之初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不待於三年畢喪之後逾年春正月乃謹始之時禮之中也孔子曰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則告廟臨羣臣固有攝行之禮矣案商書稱太甲元祀伊尹祠于先王則攝而告廟之證也百官總已聽於冢宰則攝而臨羣臣之證也至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則免喪從吉之證也康王昨成王方崩猶未成服故用黼裳入受顧命或以康王釋服離次而即吉誤矣

案魯自隱至文六君惟文公承國於先君得書即位故胡氏於此始發告廟臨羣臣之禮彼隱莊閔僖非不行此典也但春秋削之耳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杜氏月一日不書朔官失之○天王使叔服來

會葬左氏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注叔氏服字諸侯喪天子使大夫會葬禮也公羊穀梁同左氏胡氏凡崩薨卒葬人道始終之大變不以得禮爲常事而不書其或失禮而害於王法之甚者聖人則有削而不存以示義者矣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左氏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注毛國伯爵衛字諸侯爲王卿士者諸侯即位天子賜以命圭合瑞爲信僖十一年王賜晉侯命亦其比也公羊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注文公新即位功未足施而錫之非禮也穀梁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胡氏諸侯終喪入見則有錫歲時來朝則有錫能敵王所愾則有錫黼冕圭璧因其終喪入見而錫之者也禮所謂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已見賜之

黼冕圭璧然後歸是已車馬袞黼因其歲朝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是已彤弓玈矢因其敵愾獻功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享之是已今文公繼世喪制未畢非初見繼朝而獻功也何爲來錫命乎故

穀梁子曰來錫命非正也

案王錫命說已見莊元年此條據杜氏以爲諸侯初即位天子錫以命圭如侯執信圭之類公羊以爲賜以命服以晉惠初立王賜之命而晉侯受玉惰證之則杜氏得之晉武公以請命于王而詩人有子之衣安且吉之詞證之則公羊亦得之故胡氏取禮經黼冕圭璧之說然後其義始備

晉侯伐衛左氏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晉襄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温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晉師圍戚取之獲孫昭子

叔孫得臣如京師叔牙之孫左氏注拜賜命公羊注不為喪聘書者為職貢天子不以喪廢故不譏也張氏髙郵孫氏曰文公即位未嘗請命天子使大夫來錫命公受命矣又不自朝而使得臣往其不臣可知矣

衛人伐晉左氏衛人使告于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為古古者越國而謀注合古之道而失事伯之禮故國失其邑身見執辱貶孔達稱人

案春秋與國伐伯者三衛人伐晉齊侯伐衛遂伐晉齊侯衛侯伐晉皆有關於衛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左氏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注晉取衛田正其疆界禮卿不會公侯而春秋魯大夫皆不貶者體例已舉故據用魯史成文而已疏例已貶於翟泉之盟

案內大夫特會外諸侯五敖會晉侯于戚行父會齊侯于陽穀歸父會齊侯于穀歸父會楚子于宋叔弓會楚子于陳也此爲大夫特會諸侯之始而胡氏特發傳於歸父之下不知所謂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頵公穀皆作髠左氏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崇曰享

江芉而勿敬也從之江芉怒曰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崇曰信矣冬十月以宫甲圍成王王縊穆王立

胡氏書世子弒君者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而至於弒逆此天理大變人情所深駭春秋詳書其事欲以起問者察所由示懲戒也唐世子弘受左氏春秋至此廢書嘆曰經籍聖人垂訓何書此耶郭瑜對曰春秋義存褒貶以善惡爲勸誡故商臣千載而惡名不滅弘曰非惟口不可道故亦耳不忍聞願受他書瑜請讀禮世子從之嗚呼聖人大訓不明於後世皆腐儒學經不知其義者之罪耳若語之曰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必陷篡弒誅死之罪聖人書此者使天下後世察於人倫知所以爲君臣父子之道而免於首惡之名誅死之罪也則世子弘而聞此必將矍然畏懼知春秋之不可不學矣學於春秋必明臣子之義不至於奏請怫旨而見酖矣傳者案也經

者斷也考於傳之所載可以見其所由致之漸豈隱乎嫡妾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長而楚國之舉常在少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而使潘崇爲之師傅膳問安世子職也而多置宮甲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乃欲黜凡而立其弟謀及婦人宜其敗也而使江羋知其情是以不仁處其身而以不孝處其子也其及宜矣楚頵僭王憑陵中國戰勝諸侯毒被天下然昧於君臣父子之道禍發蕭牆而不之覺也不善之積豈可掩哉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春秋書世子弒君者推本所由而著其首惡爲萬世之大戒也然則商臣無貶矣曰弒父與君之賊其惡猶待於貶而後著乎

公孫敖如齊左氏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脩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注傳因此發凡以明諸侯諒闇

則國事皆用吉禮 公羊 注書者譏喪娶吉凶不相干

案此條左氏例施之他年聘則可杜氏以爲諒闇用吉禮者大非故趙子去其禮也二字以明年納幣之書考之則公羊注説得之

附録左氏 公孫敖聞叔服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此見孟氏之興 左氏 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彭衙秦地 左氏 殽之役晉人既歸孟明秦伯曰孫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爲政春秦孟明視帥師

伐晉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脩德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　胡氏言及主乎是戰者也夫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爭恨小故不忍忿怒者謂之忿兵案左氏秦孟明帥師伐晉報殽之役此所謂忿兵疑罪之在秦也而以晉侯主之何哉處已息爭之道遠怨之方也然則敵加於己縱其侵暴將不得應乎曰敵加於己而已有罪焉引咎責躬服其罪則可矣已則無罪而不義見加諭之以詞命猶不得免焉亦告於天子方伯可也若遽然興師而與戰是謂以桀攻桀何愈乎故以晉侯爲主者處已息爭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也

丁丑作僖公主左氏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

禘於廟又曰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注主者殷以柏周以栗諸侯既葬反虞則卒哭以新死者之神祔之於祖尸柩已遠神形又不可得而見孝子思慕故造木主立几筵焉特用喪禮祭祀於寢不同之於宗廟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烝嘗自如舊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以進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於是乃大祭於太廟以審定昭穆謂之禘今過葬十月始作主故曰不時

公羊 爲僖公作主也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何以書譏不時也

穀梁 立主喪主於虞吉主於練作僖公主譏其後也

胡氏 作主者造木主也既葬而反虞虞主用桑期年而練祭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何以書僖公薨至是十有五月然後作主慢而不敬甚矣夫慢而不敬積惡之原也以爲無傷而不去至於積惡而不可掩所以謹之也

案作主之說三傳略同先儒多用公羊公注曰練主當以十三月是也但公羊下文譏久喪而後不能之事殊可怪注者又謂文公欲服喪三十六月此無據之言也故不取○又案公注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期年易栗主則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桑猶喪也栗謹敬貌也穀注主蓋神之所馮依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蓋雖為練作之主終入廟以辨昭穆也祭畢則藏之西壁坎中穀又曰作主壞廟有時日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注作主在十三月壞廟在三年喪終主入廟則易檐以示有所加功左氏唯言祔而作主主一而已非虞練再作稍與公穀異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左氏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

恥之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適晉不書諱之也注處父爲晉正卿不能匡君以禮而親與公盟故貶其族族去則非卿故以微人常稱爲耦以直厭不直不地者盟晉都 公羊 何以不氏諱與大夫盟也注陽處父救江書氏諱去氏者使君得其君如經言邾婁儀父矣日者起公盟也微者盟不日如晉不書不致者深諱之也 穀梁 其不言公處父伉也爲公諱也何以知其與公盟以其日也何以不言公之如晉所恥也出不書反不致也 胡氏 及處父盟者公也其不地於晉也諱不書公者抑大夫之伉不使與公爲敵正君臣之分也適晉不書反國不致爲公諱恥存臣子之禮也凡此類筆削魯史之舊文衆矣

案處父之伉與高傒之伉一也處父去氏而高傒存族者彼于防而此如晉也何氏曰親就其

國恥不得其君故使若得其君也○又案處父係國而去氏荀庚良夫等係氏而去國者此兼罪晉侯之失彼止罪大夫之專也

附録陳氏陳氏凡諱國惡恥在公則但書其事不諱例書公者恒辭也諱在其事則但書公不書其事公會晉侯于黑壤爲公不與盟故不書盟公如晉爲止公送葬故不書葬甚諱之也是故諱有愛君之誼焉必譏不及君而後諱舍是無諱道矣故曰諱莫如深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垂隴鄭地公縠作垂斂　左氏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縠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書士縠堪其事也陳侯爲衛請成　公羊注盟不日者欲共盟誅商臣雖不能誅猶爲疾惡故于晉執孔達以說

也褒與穀梁内大夫可陳氏晉遂以大夫盟諸侯也
信辭也盟外諸侯大夫而與諸侯敵於是
始故書大夫專盟自士穀也士穀非卿也特書之見
晉之畀諸侯也然則士穀主是盟也曷為序士穀於
諸侯之下春秋不以大夫主盟也翟泉貶此何以不
貶貶不於其甚則於事端餘實錄而已矣是故書士
穀自書士穀而後凡役書大夫桓文之伯也會盟有
大夫則但書人必世子也則得次小國之君自垂隴
主士穀新城主趙盾而後大夫與諸侯序於是戚之
盟書齊國佐沙隨之會書宋華元甚者無伯而君與
大夫並列
於會矣

案内大夫出盟諸侯自桑始繼而公子結及齊
宋又繼而公孫敖會三國矣杜氏以為卿不會
公侯例已舉於翟泉故魯大夫皆不貶從此例
也陳氏以為貶柔以正其始餘實錄也二說皆

可通穀梁說非晉以大夫主諸侯亦始於翟泉故重貶之今士穀與新城趙盾雖書名氏而猶列諸侯之下者晉以大夫主諸侯而春秋亦以諸侯先大夫也陳氏得之左氏與士穀之說非何氏誅商臣事亦無据。又案齊以不朝責鄭而執詹晉以不朝責衛而執孔達其事相類春秋皆以不自反責之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左氏注周七月今五月不雨足爲災不書旱五穀猶有收也　公羊記異也大旱以災書此亦旱也曷爲以異書大旱之日短而云災故以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故以異書也　穀梁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　注此禄去公室政在公子遂之所致也　胡氏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不曰不雨至于秋七月者蓋後言

不雨則是冀雨之詞非文公意也夫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止即八月嘗雨矣然而不書八月雨者見文公無意於雨不以民事繫憂樂也其急於政事可知而魯衰自此始矣

案文公編不雨三此年及十年十三年例同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左氏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

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注大事禘也躋升也僖公閔公庶兄繼閔而立廟坐宜在閔下今升在閔上故書而譏之

公羊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

穀梁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祫嘗祫祭者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躋升也先禰而後祖也逆祀也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是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是無天而行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疏著祫嘗者著明是祫嘗之祭也

胡氏有事者時祭大事祫也合羣廟之主食於太廟升僖於閔之上也閔僖二公親則兄弟分則君臣以爲逆祀者兄弟之不先君臣禮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故左氏曰

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公羊則曰其逆祀先禰而後祖也穀梁則曰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閔僖非祖禰而謂之祖禰者臣子一例也夫有天下者事七世諸侯五世說禮者曰世指父子非兄弟也然三傳同以閔公爲祖而臣子一例是以僖公父視閔公爲禮而父死子繼兄終弟及名號雖不同其爲世一矣

案古者戎祀皆國之大事季氏將有事于顓臾此以兵事爲有事也天子有事于文武此以祭祀爲有事也故春秋書大袷爲大事書禴祠烝嘗爲有事此年大事袷也宣八年有事禴也昭十五年有事烝也此皆於祭無譏故不書祭名其郊禘大雩皆書祭名者祭之僭也烝嘗有書祭名者祭之失也此年大事之爲袷公穀皆同杜氏以爲禘者非也○又案袷者象生有合族

之義列昭穆齒尊卑諸侯之大祭也其禮太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父爲昭子爲穆孫從王父坐也祭畢則復還其廟公穀皆得之其閔僖父子之說左公穀胡氏皆以僖繼閔而立猶子之繼父故傳以昭穆祖父爲喻固無可疑矣范甯不從其說乃以祖爲莊親爲僖謂文公以僖居莊之上楊士勛辨之已是但左氏正義曰父子異昭穆兄弟同昭穆閔僖本同爲穆但閔當在僖上今升僖於閔故云逆祀二公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若兄弟相代即異昭穆設令兄弟四人皆立爲君則祖父之廟即已從毀矣理必不然故杜氏只以爲位次之逆不以爲昭穆之異胡氏辨世指父子之義恐未至○又案定八年從祀先公左氏以爲復閔僖之位胡氏不從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左氏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

代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爲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注秦穆悔過終用孟明故貶四國大夫以尊秦伯

胡氏案左氏皆國卿也其貶而稱人者晉人再勝秦師在常情亦可已矣而復與此役結怨勤民是全不務德專欲力爭而報復之無已也以致濟河焚舟之師故特貶而稱人

陳氏曰爲不序大夫將猶稱人也自士穀專盟書大夫自陽處父專將書大夫是故春秋之始大夫將恒稱人由救鄭之後大夫始貶稱人矣

案此條左氏尊秦之義非經意但據其說則此貶四國之卿以尊秦襄八年邢丘貶諸侯之卿以尊晉其事相類胡氏說本程子其貶晉固是但自入春秋已來至此除魯書大夫帥師外外兵非君將者皆書人如隱五年邾鄭伐宋桓十四年宋以四國伐鄭齊桓之伯伐宋伐邾伐鄭

代英氏晉襄以三國伐許與夫明年五國之伐
沈皆未有書大夫名氏者則陳氏之考據不爲
無見

公子遂如齊納幣左氏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
好舅甥脩昏姻娶元妃以奉粢
盛孝也孝公羊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喪娶也娶在
禮之始也　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
不圖昏吉禘于莊公譏然則曷爲不於祭焉譏三年
之恩疾矣非虛加之也以人心爲皆有之娶者大吉
也非常吉也其爲吉者主於已以穀梁注喪制未
爲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　畢而納幣
非胡氏昏姻常事不書書納幣者喪未終而圖昏也
禮　夫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春秋論事莫重
乎志志敬而節具與之知禮志和而音雅與之知樂
志哀而居約與之知喪非虛加之也重志之謂也此

皆使人私慾不行
閑邪復禮之意

案喪娶之譏公穀胡氏說同左氏以爲禮而又發即位娶妃之凡例此大悖謬不經杜氏遷就其說乃移上僖公之薨於十一月而以此時納幣在十二月又解即位爲除凶之即位皆徇左氏之過也故陳氏曰左氏凡例不可取杜說尤悖趙子曰昏禮不當使公子此亦一說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沈姬姓國

左氏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釋例曰衆保於城城保於德言上能以德附衆以功庇下民信其德恃其固故能交相依懐以衛社稷苟無固志盈城之衆一朝而散如積水之敗故曰潰潰者衆散流遁之詞也

胡氏案左氏五國稱

人將非命卿也沈在汝南平輿縣北未嘗與中國會盟而南服於楚師入其境而民人逃散雖非義舉比於報復私怨之兵則有間矣故其詞無襃貶凡此類欲示後世用師者知權而本之以正也

夏五月王子虎卒左氏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注不書爵者天王赴也翟泉嘗同盟疏畿內之臣不得外交諸侯其臣不敢赴公魯必天子爲之赴赴以王子爲親不復言其爵也公羊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也注子虎即叔服也穀梁同胡氏王子虎不書爵譏之也天子內臣無外交或曰禮稱情而爲之節文者也叔服新使乎我則宜有恩禮矣仲尼脫驂於舊館雖卒叔服可也夫脫驂於舊館惡夫涕之無從而爲之者非禮之經也天子內臣無外交而以新使乎我加恩禮焉是以私情害公義失輕重之權矣

案左氏注王子虎太宰文公王卿士也內史叔服王之大夫也後十四年星孛之變又載叔服之言則分明兩人矣啖子陳氏亦以公穀爲非不知胡氏何据且胡氏於星孛之下又引叔服之言則亦不以左氏爲非矣不知何不照應如此

秦人伐晉左氏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伯西戎用孟明也注晉人恥不出以微者告　胡氏案左氏秦伯伐晉其稱人何也聖人作易以懲忿窒慾爲損卦之象其辭曰損德之脩也春秋諸侯之知德者鮮矣穆公初聽杞子之請違蹇叔之言其名爲貪兵是慾而不能窒也及敗於殽歸作秦誓庶幾能改將窒其慾矣復起彭衙之師報殽函之役其名爲憤兵是忿而不能懲也今又濟河取郊人之稱斯師也何義哉晉人畏秦而不出穆公逞其忿而後悔自

是見伐不報始能踐自誓之言矣是故於此貶而稱人備責之也陳氏此秦伯也曷爲貶稱人殺之誓孔子有取焉而秦穆之連兵無虛歲君子以爲秦之未離乎戎狄也是故自韓原秦不以爵見於經至康公而遂狄之終南蒹葭之作秦非無人也而秦不用誠未離乎戎也

案左氏以此役爲秦伯西戎之始且稱其舉人之周與人之壹孟明之不解子桑之知人而胡氏諸說皆以爲貶者左氏得其事胡氏論其義也

秋楚人圍江左氏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

案經書人以圍國者十一圍非將卑師少所能辦皆貶辭也

雨螽于宋左氏隊而死也注自上而隊有似於雨宋公人以其死爲得天祐喜而來告故書

羊記異也爲王者之後記異也注螽猶衆也衆死而墜羣臣將爭強相殘賊之象穀梁外災不志此何以志曰災甚也茅茨盡矣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巳巳公及晉侯盟此書公如晉之始左氏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享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公賦嘉樂

案文公再如晉矣二年以見辱不書故此爲書公如晉之始文如晉二此年及十三年成公如晉四三年四年十年十八年襄公如晉五三年四年八年十二年二十一年昭公如晉二五年十五年不得入五二年十二年十三年二十一年二十三年奔而如晉二二十八年二十九年

定如晉不得入一三年朝而及晉侯盟者三此年十三年襄三年長樗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公穀無以字左氏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注桓公不書示威名不親伐子朱伐江之帥也江兵解故晉亦還　公羊　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爲諱也其爲諱奈何伐楚爲救江也注据兩之當先言救非兩之當重出處父生事當言　穀梁　此伐楚其言救江何也江遂三者皆違例故問之諱詐也遠楚近伐楚以者不以者也救江善矣其書以所以救江也　胡氏　何楚嘗伐鄭矣齊桓公遠結江黃合九國之師於召陵然後伐鄭之謀罷又嘗圍宋矣晉文公許復曹衛會四國之師於城濮然後圍宋之役解今江國小而弱非能與宋鄭比楚人圍之必不待撤四境屯戍守禦之衆與宿衛盡行也當是時楚有

覆載不容之罪晉主夏盟宜合諸侯聲罪致討命秦甲出武關齊以東兵略陳蔡而南處父等軍方城之外楚必震恐而江圍自解矣計不出此乃獨遣一軍遠攻強國豈能濟乎故書伐楚以救江言救江雖善而所以救之者非其道矣 陳氏晉大夫書師師於是此春秋記用兵之法也始自是恒書大夫貶而後人之

四年春公至自晉○夏逆婦姜于齊左氏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 公羊略之也高子曰娶乎大夫者略之也 穀梁其曰婦姜爲其禮成乎齊也其逆之者誰也親迎而稱婦或者公與何其速婦之也曰公也其不言公何也非成禮於齊也曰婦有姑之詞也其不言氏何也貶之也何爲貶之也夫人與有貶也注非責也 胡氏逆皆稱女以未

成婦而女者在父母家之所稱也㸦逆而稱婦入國不書至何哉此春秋誅意之效也禫制未終思念娶事是不志哀而居約矣方逆也而已成爲婦未至也而如在國中原其意而誅之也不稱夫人姜氏者亦與有貶焉婦人不專行何以與有貶父母與有罪也文公不知敬其伉儷違禮而行使國亂子弑齊人不能鑑微知著冐禮而往使其女不允於魯皆失於不正其始之過也夫婦之際人倫之首禮不可不謹也故交貶之以爲後鑑

案胡氏專主穀梁趙子亦以爲公成禮於齊

狄侵齊○秋楚人滅江左氏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陳氏滅不言圍此其書圍何以病晉也言圍見其久也久之所以病晉也張

氏江之不祀晉襄之無遠謀也

晉侯伐秦左氏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 胡氏晉人三敗秦師見報乃常情耳而穆公濟河焚舟則貶而稱人秦取王官及郊未至結怨如晉師之甚也襄公又報之於常情過矣而得稱爵何也聖人以常情待晉襄而以王事責秦穆所以異乎襄公忘親背惠大破秦師敗狄伐許怒魯侯之不朝也而以無禮施之是專尚威力先事加人莫知省德而後動也今又報秦不足罪矣穆公初敗於殽悔過自誓增脩德政宜若過而知悔悔而能改又有濟河之役則非誓言之意所以備責之也然晉襄見伐而報猶無譏焉秦穆至是見伐而不報善可知矣不譏晉侯所以深善秦伯春秋大改過嘉釋怨王者之事也故仲尼定書列秦誓於百篇之末以見悔過能改而不責人雖聖賢誥命不越此矣 張氏晉襄以王

官之役不報爲耻末若商臣之得志於江爲耻之大也比事書之見晉襄之爲盟主末矣

案秦穆晉襄五年之間交兵者五止此

附録左氏是年晉歸孔達于衛以爲衛之良也衛侯如晉拜曹伯如晉會正注會受貢賦之政也傳言襄公能繼文之業

衛侯使甯俞來聘公羊正本作甯速賈氏從之

左氏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玈矢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案左氏所記本於經意無與以其足以見王待諸侯之禮故録之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左氏成風薨注僖公母風姓也赴同祔姑故稱夫人胡氏風氏僖公之母莊公妾也而稱夫人自是嫡妾亂矣語曰邦君之妻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蓋敵體之稱也君夫妾媵則非敵矣其生亦以夫人之名號稱之其没亦以夫人之禮卒葬之非所以正其分也以妾媵為夫人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虞卑其身以妾母為夫人徒欲崇貴其所生而不虞賤其父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無本越禮至是不亦悖乎夫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無服不敢貳尊者也春秋於成風記其卒葬各以實書不為異詞者謹禮之所由變也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三月辛亥葬我小

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召伯穀梁作毛伯

左氏王使榮叔來含且賵召昭公來會葬禮也注反哭成喪故曰小君名伯天子卿召采地伯爵也

胡氏珠玉曰含車馬曰賵歸含且賵者厚禮妾母也不稱天王者弗克若天也春秋繫王於天者所履者天位所治者天職也所賞所刑者天命天討也夫婦人倫之本王法所尤謹者今成風以妾僭嫡王不能正又使大夫歸含賵焉而成之爲夫人則王法廢人倫亂矣故不書天以謹之也仲子雖聘非惠公之嫡春秋之初尚以爲疑故別爲立宫而羽數特異此雖非禮之正然不祔于姑猶有辨焉至是成風書薨乃有二夫人祔廟而亂倫易紀無復辨矣故禮之失自成風始也王臣下聘桓公冢宰書名示貶而大夫再聘則無譏焉或以爲從同同也或以爲同則書重也成風薨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既不稱天矣及召伯來會葬又與貶焉何也是將祔之

於廟也而致禮於成風盡矣再不稱天聖人於此尤謹其戒而不敢略也

案杜氏釋例以爲適夫人既死妾母於法得成夫人及榮叔召伯之來皆以爲得禮非也公穀又譏其兼行含賵據禮含賵襚兼用一人安得以此譏之乎又曰不言來者不周事之詞也此皆失之何氏以歸含爲臣子職會葬不及事故失去天此皆拘於母以子貴之說不敢以妾母爲譏故不得其說耳胡氏是陸氏曰不言來者承上文成風薨故不言來也胡氏曰不書來請之也

夏公孫敖如晉○秦人入鄀鄀今襄陽宜城縣 左氏初鄀叛楚即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鄀

秋楚人滅六六廬江六縣今壽州安豐縣　左氏六人叛楚即東夷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冬楚公子燮滅蓼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附錄左氏是年晉趙衰欒枝先且居胥臣皆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夏季孫行父如陳行父季友孫世本曰季友生仲無佚無佚生行父季文子也　左氏臧文仲以陳衞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

秋季孫行父如晉左氏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左氏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趙孟使先蔑士會如秦迎公子雍賈季亦使召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郫注賈季狐偃子狐射姑也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左氏襄仲如晉葬襄公注昭三年傳曰昔文襄之伯也其務不煩諸侯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疏昭三十年傳又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

案晉自襄公繼文世主夏盟是時秦穆亦號伯西戎春秋列之夷狄曾不得與邾莒之國以爵先後況援之伯哉襄起僖三十一年盡文六年凡七年季氏曰齊孝公不能率齊桓之烈晉襄

能繼晉文之統孝公初宋有抑齊之志襄公初秦慄駕晉之謀宋啓亂之爭秦尋殽之釁此皆爭伯之端也孝公不能抗宋而襄公首能挫秦此晉之所以未失伯則殽之戰春秋亦幸晉有功矣乃削而人之何哉曰幸之者夷不偪華以權之未失也削之者喪不興戎以義之不可也豈得以小功妨大義乎雖然襄公復伯則實始於此文公之没三强並興秦雄西陲狄狃北鄙楚復强於南苟縱一敵則晉伯去矣襄公夏戰殽以却秦秋敗箕以翦狄冬伐許以離楚一年之間三敵悉退亦可謂有伯者之略此其繼文者也苟有伯者之略則襄公之烈何爲僅止乎此曰外患既息舉動即異伐衞則損威矣會公孫敖則毀列矣士穀主盟則權散矣處父救江則謀怠矣越一二載事不逮初況能持久乎是以君子不貴速成而圖全於其終不志小利而

慮患於其遠襄之規模又後於文公甚矣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射穀作夜

左氏 先是五年陽處父聘衛寗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曰以剛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至是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十一月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宣子使臾駢送其帑夷之蒐賈季戮臾駢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曰不可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

公羊 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其漏言奈何君將使射姑將陽處父諫曰

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於是廢將處父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射姑怒出刺陽處父於朝而走

穀梁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君漏言也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爲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今趙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始使盾佐女今女佐盾矣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事夜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曰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德

胡氏公羊子曰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易曰不出戶庭無咎何謂也子曰亂之所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凡書殺者在上則稱君在下則稱氏在衆則稱人在微者則稱盜君與臣同殺則稱國今殺處父者射姑耳君獨以漏言故亦預殺焉所以爲後

世戒也或以處父爲侵官非㰤曰人君用人失當則其國必危凡立于朝者舉當諫君況身爲晉國之大傅耶若以爲侵官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職在位者當拱默自全陰聽人主之所爲至於顛危而不救則將焉用彼相乎率天下臣子爲持祿容身不忠之行以誤朝迷國者必此侵官之説矣

附錄左氏 趙宣子於是始爲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獄刑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太傅陽子太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爲常法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左氏 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 公羊 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曷爲不告朔天無是月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 穀梁 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也天子不以告朔

而喪事不數也猶之為言可以已也　胡氏則曷為不告月者不告朔也不告朔則曷為不言朔也因月之虧盈而置閏是主乎月而有閏也故不言朔而言月占天時則以星授民事則以節候寒暑之正則以氣百官脩其政於朝庶民服其事於野則主乎是焉耳矣閏不可廢乎曰迎日推策則有其數轉璣觀衡則有其象歸奇於扐以象閏數也斗指兩辰之間象也象數者天理也非人所能為也故以定時成歲者唐典也以詔王居門終月者周制也班告朔於邦國不以是為附月之餘而弗之數也猶朝于廟者幸其不已之詞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纂朱子曰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諸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張氏曰所謂禀正朔也閏者所以定四時成歲天子以為月而頒之為諸侯

而不奉以告是輕正朔而慢時令也公穀以爲附月之餘日又曰天子不以告朔此說已非而猶字之義諸傳皆以爲可止之詞大率皆譏其舍大政而謹小禮獨胡氏以爲幸其不已之詞其說本於蘇氏以我愛其禮證之則此義精矣○又案僖五年傳曰公旣視朔後此十六年公四不視朔皆同但告於廟則謂之告朔因以聽治此月之政則謂之視朔

附録左氏是年夏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皆秦之良也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句公羊作朐左氏

公伐邾間晉難也取須句寘文公子焉非禮也注須句魯之封内屬國也僖公反其君之後邾復滅之時

邾文公子叛在魯故公使爲守須句大夫絶大皥之祀以與鄰國叛臣故曰非禮郚魯邑在卞縣南因伐邾之師以城之備邾難也

公羊　取邑不日此何以日內詞也使若他人然注使若公春伐邾而去他人自以甲戌日取之內再取邑然後甚而日之也令此一取而日故使若他人然所以深諱者扈之盟不見序并爲取邑故書遂者甚其生事困極師衆

穀梁　不正其再取故謹而日之也遂繼事也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王穀作壬

左氏　宋成公卒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者也必不可不聽穆襄之族帥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

胡氏　書宋

人者國亂無政非君命而衆人擅殺之也大夫不名義繫於殺大夫而其名不足紀也

案此條及八年司馬司城之書公羊以為宋三世内娶故三世無大夫此無据不可從穀梁以為稱人以殺誅有罪也亦非左氏以為衆則晉殺三郤鄭盜殺三卿何乃悉書乎故胡氏皆不從陳氏以為宋昭之大夫皆不名故公子卬蕩意諸稱官子哀稱字以為君無道也未知然否

附錄陳氏例 陳氏春秋有天下之辭焉有一國之辭焉有一人之辭焉於晉靈公凡盟會皆不序諸侯是天下之辭也於魯莊公凡會齊皆書人是一國之辭也於魯桓公凡大夫將皆不言大夫於宋昭公凡大夫皆不名是一人之辭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蔑公羊作眜蔑下有以師

字

左氏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及堇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弗聽注先蔑先還晉晉人始以以逆雍出軍卒然變計立靈公故先蔑仍將下軍穆嬴襄夫人靈公母趙盾廢嫡而外求君故貶稱人晉諱背先蔑而薄秦師以

戰告不言出　公羊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　胡氏程氏在外奔也　續敵也注言勝負敵也

以爲晉不謝秦秦納不正皆罪也故稱人晉懼秦之不肯已而擊之是晉人爲志乎是戰者也故書及其

貶之如此者使後世臣子慎於廢立之際不可忽也治亂存亡繫國君之廢立事莫重於此矣而可以有

誤乎奕者舉棊不定不勝其　陳氏春秋貴誼不貴惠耦況置君而可以不定乎　尚治不尚功託人

之孫至於交戰是亦伐喪而已矣是故宋襄立齊孝公戰于甗貶人之秦康公送晉公子雍戰于令狐貶

人之

案秦晉之交兵又始於此十年有少梁北徵之師十二年有河曲之戰宣元年二年有侵崇之

報伐左氏本末獨詳公穀以先

蔑爲逃軍者蓋不知事實耳

狄侵我西鄙左氏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舒且讓之酆舒問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衰冬日之日也盾夏日之日也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扈鄭地左氏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注公後會而及其盟故不具列公侯及卿大夫公羊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失序奈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眣晉大夫使與公盟也注以目通指曰眣文公爲諸侯所賤薄不見序故深諱爲不可知之詞穀梁其曰諸侯略之也注與公羊意同胡氏諸侯會晉趙盾盟于扈爲晉侯立故也趙盾內專廢置其君外強諸侯爲此盟其不名者見大夫之強諸侯不序見公之

不及於會也文公怠惰事多廢緩既約晉盟而復後至故隱其不及罪公之不能自強於政治魯自是日益衰矣

陳氏垂隴書士穀而序諸侯此何以不序晉始失伯也凡稱諸侯必前目而後凡也非凡詞者散詞也

案文公之編三會于扈皆止書諸侯左氏以十五年盟扈書諸侯無能為也十七年會扈書諸侯無功也是則總稱諸侯者皆罪諸侯也此總稱諸侯侯為公後至也諸國皆在公獨後至故諱公罪而歸責於諸侯若言諸侯無功然所以辟公之不敏也趙子曰不書諸侯責公不早赴而自取其恥也胡氏從此公穀説雖小異亦可通於左氏若陳氏則以不序諸侯爲不係之伯者之詞亦有見也○又案經書扈之盟會七此七年十五年十七年宣九年成十六年昭二十七

年及莊二十三年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左氏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涖盟初穆伯娶于莒生文伯惠叔又聘于莒莒人辭則爲襄仲聘焉至是如莒娶之叔仲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及之穀梁前定之盟不日

附錄左氏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且復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傳言趙盾所以能相幼主而盟諸侯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襄王也僖

九年即位在位三十三年頃王立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衡雍鄭地月五日○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暴鄭地

左氏晉人以扈之盟來討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遂會伊雒之戎書曰公子珍之也注伊雒戎將伐魯公子遂不及復君故專命與之盟大夫出境有可以安國家者專之可也珍貴也

穀梁疏再稱公子者若下文直言遂恐為繼事之詞兩名不辨故重言公子以詳之

胡氏春秋記約而志詳其書公子遂盟雒戎何詞之贅乎曰聖人謹華夷之辨所以明族類別內外也雒邑天地之中而戎醜居之亂華甚矣再稱公子各日會正其名與地以深別之者中國夷狄終不可雜也

案內大夫特盟外大夫二公子遂會晉趙盾盟衡雍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是也此皆權

臣專行之事而此爲造端春秋於翟泉歷貶諸國大夫而此無譏焉蓋不勝譏矣杜氏貴之之說非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左氏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公羊其言如京師何遂公意也何以不言出遂在外也穀梁不言所至未如也未如則未復也未如而曰如不廢君命也未復而曰復不專君命也其如非如也其復非復也唯奔莒之爲信故謹而日之也胡氏其書不至而復者言敖無入使于周之意惟己氏之欲從也夫以志徇氣肆行淫慾而不能爲之帥至於棄其家國出奔而不顧此天下之大戒也

案陸氏例曰還者事畢復者事未畢之詞公如晉至河乃復仲遂至黃乃復公孫敖不至而復

皆事未畢而復也穀梁以復爲事畢還爲事未畢蓋誤倒其文也張氏曰容其復而復奔見魯之無政刑也又似以復爲已到魯之文

公羊注勢奪於大夫煩擾之應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左氏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注夫人昭公適祖母

穀梁其以官稱無君之詞也注鄭曰七年殺其大夫此實無君也今殺其司馬無人君之德耳無道之甚故稱官以見其輕慢也

胡氏初昭公欲去羣公子樂豫以爲不可舍司馬以讓公

子卬則卬固昭公之黨欲專宋政而昭公固欲以其弟卬自衛也夫司馬掌兵之官不遴衆舉賢以素有威望爲國人所畏服者使居其任乃欲寵其私昵鮮有不亡者矣公子卬蕩意諸皆以官舉者見主兵者不能其官至於見殺守土者不能其官至於出奔而其君不免失身見弑之禍矣

案宋卿書官者三此司馬司城及司馬華孫也程子曰宋王者後得自命官故獨宋卿書官然其餘不書官而此獨書官者左氏以爲不失節啖子謂所謂節者人臣守節之節非符節之節也以二人能守官故書官爾然胡氏不取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會通卷十四三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方大川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貢生臣馮省槐

謄録監生臣安宇樂

春秋會通卷十三

元 李廉 撰

文公

周頃王元年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左氏 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不書王命未葬也

公羊 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内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爲於其封内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王者無求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

文王之法無求求車猶可而求故譏之也穀梁求車猶可求金甚矣胡氏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非特謹天下之通喪所以示後世大臣當秉國政不可擅權之法戒也

夫人姜氏如齊左氏注歸寧也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案杜氏以為天王之喪諸侯不得越竟奔喪脩服於國卿共弔送之禮既葬卒哭而除凶故以此為得禮胡氏不取陳氏曰前年公子遂如晉葬襄公今年得臣如京葬襄王是夷周於晉也

此說得之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左氏注曰

告于廟正義蘇氏曰夫人歸寧書至雖有此胡氏夫人耳餘不書者或禮儀不備或淫縱不告廟也夫人與君敵體同主宗廟之事出必告行反必告至則書于策然適他國者或曰享或曰會或曰如衆矣未有致之者則其行非禮以不致見其罪也出姜如齊以寧其父母於禮得矣其致者非特以告廟書耳夫人初歸豈其不告為文公越禮故削而不書示誅意之法矣今此書至者又以見小君之重也夫承祭祀以為宗廟主一國之母儀而可以揺動乎出姜至是蓋不安於魯故至而特書以示防微杜漸之意其為世慮深矣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左氏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縠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勲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于堇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縠梁益

耳蒯得作亂使盜殺先克晉人殺先都梁益耳又殺箕鄭父士縠蒯得

胡氏稱人以殺者國亂無政衆人擅殺之稱也何以知其非討賊之詞書殺其大夫則知之矣三大夫皆强家也求專晉不得挾私怨以作亂而使賊殺其中軍佐則固有罪矣曷爲不去其官當是時晉靈初立主幼不君政在趙盾而中軍佐者盾之黨也若獄有所歸則此三人者獨無可議從末減乎而皆殺之是大夫專生殺而政不自人主出也故不稱國討不去其官而箕鄭父書及示後世司賞罰者必本忠恕無有偏黨之意其義精矣

張氏凡殺二大夫或三人不書及者其辠均也書及者因殺是人而并及之也所以著罪輕而不當殺矣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左氏范山

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注公子遂獨不在貶者諸魯事自非指為其國褒貶則皆從國史不同之於他國此春秋大意他放此

胡氏

案左氏則狼淵伐鄭是貪得無故憑陵諸夏之兵也故楚子親將貶而稱人晉宋衛皆國卿也何以貶而稱人救而不及楚師欲以懲不恪也晉主夏盟不在諸侯以啟狄心誰之過乎故書救而稱人以罪趙盾之不能折衝消患為夷狄之所窺也

案中國之救鄭凡四齊桓救於莊之二十八年晉景救於成之六年七年及此年之救皆以楚故也楚自城濮以來十五年不敢窺中國者以文襄之烈尚存也今狼淵之師正其嘗試中國

之時而趙盾不能防微杜漸故使之得志於鄭得志於陳明年而有厥貉之次矣陳氏曰晉遂不競而楚莊伯也春秋重貶之志楚莊伯事之權與歟

附錄左氏楚事　左氏　夏楚侵陳克壺口以其服於晉也秋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茷陳懼乃及楚平

夏狄侵齊。秋八月曹伯襄卒。九月癸酉地震　左氏　注地道安靜以動為異故書　公羊　地震者何動地也何以書記異也注傳先言動者喻若物之動地以曉人也地動象陰為陽行公子遂專政所致　穀梁　震動也地不震者也震故謹而日之也注大臣盛將動有所變

窦地震五此年及襄十六昭十九二十三哀三年也周語伯陽父曰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遁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孔晁曰陽氣伏於陰下見廹於陰故不能升以至於地動張氏曰陰盛陽微之異也胡氏獨闕此條解不知通何例

冬楚子使椒來聘椒穀作萩左氏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注稱君以使大夫其禮詞與中國同椒不書氏史略文公羊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注不可卒備故且以漸穀梁楚無大夫以其來我褒之也胡氏楚僭稱王春秋之始獨以號舉夷狄之也中間來聘改而書人漸進之矣至是其君書爵其臣書名而稱使遂與諸侯比者是以中國之禮待之也所謂謹華夷之辨内

諸夏而外四夷義安在乎曰吴楚聖賢之後見周之弱王靈不及僭擬名號此乃夏而變於夷者也聖人重絶之夫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嚴於立法故僭號稱王則深加貶黜比之夷狄以正君臣之義恕以宅心故内雖不使與中國同外亦不使與夷狄等思善悔過向慕中國則進之而不拒此慎用刑重絶人之意也 張氏 伐鄭而聘魯亦遠交近攻之意也

案秦自韓戰稱伯至殽而狄之楚自盂會稱子至圍宋復人之晉文襄之盛秦楚未嘗得以爵通也至是椒聘書子術聘書伯雖曰能聘而中國之無伯亦可見矣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左氏 禮也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 穀梁 秦人弗夫人之也即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 胡氏 而秦人歸襚而曰僖公

成風者非兼襚也亦猶平王來賵仲子而謂之惠公仲子爾仲子惠公之妾也然則風氏亦莊公妾曷不書莊公成風乎曰寵愛仲子以妾為妻者惠公也故書惠公仲子所以正後世之為人夫者當明夫道不可亂嫡妾之分以卑其身尊崇風氏立為夫人者僖公也故書僖公成風所以正後世之為人子者當明子道不可行僭亂之禮以賊其父聖人垂誡之義明矣

陳氏 其曰僖公成風脩春秋之辭也

張氏 當是時秦楚交聘中國秦欲伐晉而歸襚于魯猶楚欲圖北方而使椒來聘豈古者明王慎德四夷咸賓之比哉

案僖公成風公羊杜氏以為兼襚其說與胡氏異秦稱人而不稱使書法與荆人來聘同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張氏臧文仲自莊公末已與聞國政蓋魯之名大夫也而四十餘年間國政多疵文公尤甚由其知栁下惠之賢而不與立故夫子譏其竊位而不仁之舉蔽賢為首也

夏秦伐晉左氏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公羊注謂之秦者起令狐之戰敵均不敗晉先昧以師奔秦可以足矣而猶不知止是以外之胡氏說者謂秦伐晉以國書伐蓋闕文者據左氏少梁北徵之師兩國相攻無他得失言之也然晉取少梁事不經見固未可據秦以狄書者程氏謂晉舍嫡嗣而外求君罪也既而悔之正矣秦不顧義理是非惟以報復為事則夷狄之道也以此狄秦義固然矣或者猶有深許晉人悔過能改終不遂非之意故重貶秦伯以見乎陳氏秦狄

也歸褪來聘秦習於禮矣則其狄之何楚之伯秦之力也自滅庸以後秦為楚役自晉主夏之盟舍秦無加兵於晉者也會于夷儀之歲秦晉成而不結又明年盟于宋而南北之勢成楚子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是戰國之萌也於次國風退秦於魏唐之後於序書係秦於周末於作春秋由韓原之後秦師無君大夫皆夫夫子所以深致意於秦也吾聞用夏變夷矣未聞變於夷者也於是狄秦夏之變於夷秦人為之也又三十年而狄鄭又五十年張氏春秋書兵皐其而狄晉狄鄭猶可也狄晉甚矣報復不已而狄之者三晉秦鄭也

案秦以國稱杜氏以為告詞略者固無義理其狄秦之說諸傳皆同而所以狄秦其說亦微異胡氏以為重貶秦以許晉人之悔過若以此義推之則杜氏所謂貶四國大夫以尊秦者亦有

此理矣此二事正相對也但推尋事迹則張氏說正而陳氏亦得意外之意皆可參通

楚殺其大夫宜申左氏子西與子家謀弒穆王王聞之殺鬬宜申及仲歸胡氏

案左氏則是討弒君之賊也曷為稱國以殺又書其官而不曰楚人殺宜申乎曰穆王者即楚世子商臣也而春秋之義微矣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左氏項王立故也注蘇子周卿士項王新立故與魯盟親諸侯也張氏不書公以盟天子之大夫諱之也

案此盟不出主名趙子張氏皆以為諱與天子大夫盟故不書公公穀胡氏無傳不知用何例考之春秋如高傒處父等諱公之盟上皆書日故穀梁曰卑者之盟不日此亦不日又似難通

若以推之及宋人盟宿之例則魯以微者盟王臣其罪轉大矣

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厥公作屈

左氏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文之無畏為左司馬宋公違命無畏抶其僕注陳鄭及宋三君失位降爵故不列於諸侯不書

胡氏楚滅江六平陳與鄭於是乎為伐宋之舉次于厥貉凡伐而次者其次為善次而伐者其次為貶齊師次陘偕文告以威敵善之也故上書伐楚以著其美楚次厥貉藏禍心以憑夏貶之也故下書伐麋以著其罪當是時陳鄭宋皆從楚矣獨書蔡侯何哉鄭失三大夫侯救而不及陳獲公子茷而懼宋方有狄難蓋有不得已者非所欲也蔡無四竟之虞則是得已不已志在從夷狄

矣故削三國書蔡侯陳氏外會未有言次者此其言見其棄諸夏之惡也次何以楚之圖伯而未集也晉雖不競君大夫數會而不序春秋重絕晉也會于息宋陳鄭嘗從楚矣已而為新城之盟則楚子猶未得志於宋陳鄭也於是息會不書書及蔡次厥貉用見楚之未得志於諸侯也

案春秋書伐而次者伐楚次陘是也以例推之則晉悼之伐鄭次鄫亦為善之矣書次而伐者次厥貉伐麇是也以例推之則齊衛三次以伐晉亦為貶之矣宋陳鄭不書之說胡氏陳氏皆得之以下文沓棐之會新城之盟觀之則諸侯之不忘晉可知矣故免其從夷之罪也杜氏說非楚自盂以來未嘗以爵書今次而書爵伐而書爵中國無伯也以為無異於宋襄之時也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左氏厥貉之會麇子逃歸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于防

渚潘崇復伐陳氏楚初書子始麇至于錫穴君將也張氏此楚侵伐書子始益强盛也

案傳言麇子逃歸而經不書以其逃楚也與鄭陳之逃齊晉異矣

夏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承匡宋地左氏本或作左叔仲陸氏曰仲衍字

氏叔仲惠伯會郤缺于承匡謀諸侯之從於楚者注陳鄭宋也惠伯叔牙孫

案內大夫特會外大夫五會郤缺承匡高固無婁荀首于穀士匄于柯荀躒適歷是也此為大夫特相會之始胡氏於此無傳而特發傳於無婁之下不知其意若何得非以此為伯令而所

謀亦出於公歟

秋曹伯來朝左氏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公子遂如宋左氏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

案魯聘宋者八始於此年成五年蔑九年行父襄二年豹二十八年宿三十年弓昭十一年弓二十五年婼

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鹹魯地左氏鄋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得臣追之吉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以命宣伯初宋武公之世獲長狄緣斯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衞人獲其季弟簡如鄋瞞由是遂亡注鄋瞞防風氏後葢長三丈漆姓見魯語孔子對吳使公羊長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其言敗何大之也其日何大之也其地何大之也何以書記

異也注考異郵曰長百尺 穀梁 長狄弟兄三人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注九畝五丈四尺 胡氏 左氏以為長狄而劉敞以為非夫春秋正名之書其稱狄也或曰狄或曰白狄或曰赤狄其稱戎也或曰戎或曰山戎或曰姜戎或曰陸渾之戎不別其種類書之于策後亦無所考矣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郕公作盛 左氏 郕太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國人弗徇郕伯卒郕人立君太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故書曰郕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 公羊 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亂也 張氏 常山劉氏曰太子當立郕人豈得而絕之故書曰郕伯來奔春秋大居正之法也

杞伯來朝左氏 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絶叔姬而無絶昏公許之注復伯爵舍夷禮

穀梁 注杞傳二十七年稱子今稱伯蓋時王所進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左氏 不言杞絶也書叔姬言非女也注既嫁成人雖見出棄猶以恩録其卒既許其絶故不言杞未嫁而卒不書

公羊 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其稱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

案子叔姬左氏以為已嫁于杞而遭出公穀皆以為許嫁蓋適人則必係國此無所係左氏非也其稱子者文公女所以別於先君之子也公穀以為姊妹者非陳氏云已許嫁於杞杞伯來朝請絶叔姬復求其次此說通

夏楚人圍巢巢吳楚間小國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左氏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為令尹羣舒叛楚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

秋滕子來朝左氏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秦伯使術來聘術公作遂左氏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公羊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何賢乎繆公以為能變也張氏此足以見秦人以賄結魯而魯亦厚賄答之賓主相

與以貨利而坐視伯主之受兵比事以書不待貶絕而惡自見也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左氏秦為令狐之役故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從秦師于河曲上軍佐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怒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慭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

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公羊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　穀梁不言及秦晉之戰已亟故略之也注亟數也夫戰必有曲直以一人主之二國戰闕數曲直不可得詳故略之　胡氏秦伯親將晉上卿趙盾禦之其稱人何為令狐之役故也秦納不正遂非積怨晉不謝秦潛師禦之是以暴兵連禍至此極也凡戰皆以主人及客者處已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其不書晉及何也前年秦師來伐晉不言戰者晉已服矣故狄秦而免晉今又為此役則秦曲甚矣故不以晉為主惟動大衆從秦師不奉詞令以正之也故貶而稱人此輕重之權衡也　陳氏秦晉亟戰而楚君將稱君矣此秦伯晉趙盾也曷為貶稱人亟戰也不言及略之也

案此條不言及無曲直之詞不言敗無勝負之詞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左氏書時也注鄆莒魯所爭者以其遠偪外國故帥師城之穀梁稱帥師言有難也

案莒魯爭鄆始此鄆魯之東鄆今鄆州須城縣也九年楚公子嬰齊伐莒入鄆襄十二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至昭元年取鄆其秋叔弓疆鄆田莒人愬晉者即此至昭二十五年齊侯取鄆以居公二十九年鄆潰此一鄆之始終也其成四年城鄆以備晉任公輔以為魯西竟廩丘縣邑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邾子蘧蒢卒左氏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遂遷于繹

五月卒君子曰知命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世室屋壞世左穀皆作大左氏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公羊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為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周公何以稱太廟于魯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曷為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魯祭周公何以為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犅羣公不毛魯祭周公何以為盛周公盛魯公燾羣公廩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久不脩也穀梁譏不脩也大室猶世室也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夫人親舂敬之至也為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注極稱之者不依違其文也

胡氏世室魯公之廟也書世室屋壞譏久不脩也何以知其久乎自正月不雨則無壞道也不雨凡七月而先君之廟壞不恭甚矣凡此皆志文公怠慢不謹事宗廟以致魯國衰削之由垂誡切矣

案此條胡氏從公穀皆以為魯公稱世室明堂位亦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而習左氏者以為伯禽廟當舉號謚故以為太廟之室而曰此周公之廟也然春秋嘗書大事于太廟此則不書太廟而書大室故未可以為周公廟也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狄侵衛十有二月已丑公及晉侯盟已丑十一月十一日公還自晉公穀無公字鄭伯會公于棐棐鄭地公左氏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作斐

鄭伯與公宴子家賦鴻鴈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子家賦載馳

公羊 還者何善詞也何善爾往黨衛侯會公于沓至得與晉侯盟反黨鄭伯會公于斐故善之也注黨所也所猶時齊人語也文公前扈之盟不見序後能救鄭之難一出三為諸侯所榮故加錄於其還時皆深善之

穀梁 自晉事畢也

案還例四已見莊八年還復之例已見前公孫敖如京下當從陸氏之說其穀梁以還為未畢事者失之沓棐之會乃衛鄭不忘晉伯而介魯以求通觀鴻鴈載馳之賦其情可見矣於此見厥貉之從楚非其本心而新城之書同乃同心外楚也厥貉之不書三國於此可見此係公羊之得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張氏 案公羊之言有合爵策勳之意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左氏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

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昭公○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新城宋地左氏從於

楚者服且謀邾也注從楚者陳鄭宋謀邾謀納捷菑也公羊注盟下日者剌諸侯微弱信在趙盾

疏言信任在於趙盾若如盟日定否趙盾制之然是以下日以近之穀梁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胡氏同盟于新城同外楚也其日同者志諸侯同欲非强之也而宋公陳侯鄭伯在焉則知楚次厥

貉三國雖從誠有弗獲已者削而不書蓋恕之也蔡不與盟果有背華即夷之實矣夷考晉楚行事未有

以大相遠也而春秋與奪如此者荆楚僭王若與同好陵蔑中華是將代宗周為共主君臣之義滅矣可不謹乎

陳氏向也扈之盟不序諸侯此其復序何諸夏之志也晉救江無功救鄭無功與秦亟戰而楚寖強交聘于中國得蔡次厥貉矣而晉遂不競於是公朝晉衞侯來會公還自晉鄭伯來會諸夏之懼甚矣汲汲於晉而為此盟加之何勿序也以諸夏之汲汲於晉也而徒以趙盾主是盟書曰同盟同衆辭也自幽以來未之有也則不予晉以主是盟之辭也

案穀梁疏除二幽同尊周外同外楚之盟十有四而傳獨於新城斷道雞澤平丘發傳者此為外楚之始而舉斷道以包上下則清丘蟲牢馬陵于蒲于戚柯陵虛打之類省文可知至雞澤復發傳者楚人轉盛中國外之彌甚故更發之則戲亳城重丘亦其義也平丘又重發外楚之

文者平丘以下中國微弱外楚之事止矣故發傳以終之也○又案書日說見雞澤下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左氏周内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注孛彗也既見而移入北斗非常所有故書之公羊記異也穀梁孛之為言猶茀也其曰入北斗斗有環域也注據孛于大辰及東方皆不言入胡氏孛者惡氣所生暗亂不明之貌也入于北斗者斗有環域天之三辰綱紀星也宋先代之後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紀綱彗者所以除舊布新也禎祥妖孼隨其所感先事而著後三年宋弑昭公又二年齊弑懿公又二年晉弑靈公此三君者皆違道失德而死于亂符叔服之言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

案星孛三此年及昭十七哀十三年

公至自會○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左氏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餘見胡氏公羊其言弗克納何大其弗克納也晉郤缺帥師革車八百乘以納捷菑于邾婁力沛若有餘邾婁人言曰捷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子以其指則捷菑也四貜且也六子以大國壓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貴則皆貴矣雖然貜且也長郤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弗克納也此晉郤缺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廢置君也穀梁是郤克也其曰人微之也何為微之長轂五百乘綿地千里過宋鄭滕薛敻入千乘之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弗克納未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捷菑晉出也貜

且齊出也貜且正也捷菑不正也

胡氏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善之而書弗克納也在易同人之九四曰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其趙盾之謂矣聖人以改過為大過而不改將文過以遂非則有怙終之刑過而能改不貳過以遠罪則有遷善之美其曰弗克納見私欲不行可以為難矣然則何以稱人大夫而置諸侯非也聞義能徙故為之諱內以諱為貶外以諱為善

張氏陸淳曰書捷菑與小白去疾同廢置諸侯王者之事人臣專之皁莫大焉夫子善其聞義能徙故為之諱凡事不合理而心可嘉者皆以諱為善

案此條三傳之義皆同但公穀以為郤缺郤克者失之正義曰捷菑不言邾者下有于邾之文猶納子糾不言齊者上有伐齊之文也頓子北燕伯舊是國君故稱其國納衛世子蒯聵于戚者以上下無衞文故稱國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左氏穆伯之從己氏也魯人立其子文伯穀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為請復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卒立其弟惠叔難穆伯請重賂求復惠叔以為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張氏特書卒于齊見其俯仰愧怍無所容于天地之間死而無所寧其身也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左氏子叔姬配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

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五月昭公卒舍即位秋七月齊商人弒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為之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已氏

公羊 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弒其君舍何也已立之已殺之成死者而賤生者也

穀梁 成舍之為君所以重商人之弒也商人其不以國氏何也不以嫌代嫌也舍之不日何也未成為君也

胡氏 州吁弒君則以國氏商人獨稱公子何也以國氏者累及爭上稱公子者誅止其身夫州吁寵愛有匹嫡奪正之漸莊公養成其惡而莫之禁戒至於弒逆則有以致之矣故曰以國氏者累及爭上叔姬無寵舍無威商人心知其孤危寡特可以取而代也於是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然則商人弒逆出其身之所為而非昭公有以致之也故曰稱公子者誅止其身舍未踰年

而成之為君所以重商人之弑也

宋子哀來奔左氏宋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注大夫奔例書名氏貴其不食汙君之祿辟禍遠也高哀仕於蕭國被擢為卿　胡氏書曰子哀貴之也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宋子哀有焉昔微子去紂列於三仁之首子哀不立於危亂之邦而春秋書字謂能貴愛其身以存道也若偷生避禍而去國出奔亦何取之有　張氏自宋昭公在位始終無一善事可稱大臣死禍出奔者相繼獨子哀潔身而去不蹈隕身濡尾之悔觀蕩意諸再歸而卒不免則子哀豈非既明且哲哉故書字以與之

案子哀之為襄左氏胡氏張氏同蓋左氏事迹可考也公穀皆以為失其氏族故無解書子例當

與子奕季子高子同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左氏襄仲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公羊執者曷為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已執也胡氏齊君舍魯之甥也商人弒舍固忌魯矣魯使單伯如齊齊人意欲辱魯故執單伯并執子叔姬而誣之以罪不稱行人公羊所謂以已執之者也子叔姬齊君舍之母也弒其君執其母皆商人所為而以為齊人執之何也商人弒舍之罪已顯而齊人黨賊之惡未彰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是以財誘齊國之人而濟其惡也齊人懷商人之私惠忘君父之大倫弒其君而不能討執其母而莫之救則是舉國之人皆有不赦之罪

也假有人焉正色而立於朝誰敢致難其君與執其毋而不之顧乎故聖人書曰齊人執子叔姬所以窮逆賊之黨與而治之也其討罪之旨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案單伯之為魯大夫詳見莊元年杜氏以為王臣者固失之而公穀於此條皆以為魯使單伯送叔姬于齊單伯淫乎叔姬故齊執之此又不知單伯如齊之事而傳聞於齊人誣單伯之語是以致此謬耳昭姬本末左氏得之而胡氏之說則本於劉質夫蓋程子之精意也張氏曰單伯自莊元年至今已七十餘年未必一人或其子若孫與趙子曰近年有孫濟者歷典十餘郡年近百歲猶更娶妻況古人壽長乎不爾則父子也

附錄左氏 其年春項王崩周公閲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

亦不書懲不敬也左氏其年楚莊王立公子燮闘克作亂廬戢黎殺之

周匡王元年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左氏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張氏魯不能閒暇政刑以義討齊反因晉以求於齊行父為大夫不能請討弑君之賊晉為盟主不能奉天討皆罪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左氏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魯人以為敏疏仲尼貴其官從君子嗤其失辭穀梁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詞也來盟者何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注擅權專國不君其君上司城司馬皆不名而此名者以華孫奉使出盟為好於

我故書官以見專錄名以存善胡氏司馬主兵之官稱華孫者自督弒殤公諸侯受賂失賊不討使秉宋政及其後世繼掌兵權春秋之所禁者故傳載其承命巫旅之言而經書曰宋司馬華孫來盟其曰華孫猶季孫叔孫仲孫臧孫之類不書名者義不係於名也不稱使以是專行為無君矣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其有喬木有世臣之謂也春秋此義其欲後世以賢者之類功臣之冑為世臣然後委之以政乎

案胡氏於華孫之事主穀梁說左氏者以為華孫能具威儀備官屬合於卿行旅從之禮所以敬事而自重故貴之此已非春秋之義而公羊拘於三世無大夫之說陳氏又拘於宋昭公大夫不名之說殊無善惡分別皆不可從獨張氏用高郵孫氏曰昭公闇亂國事廢弛大臣外奔

耦懼鄭國因間以謀其國於是請來盟以結好而紓難宋大夫書於經多矣惟三人以官舉又皆在昭公之世豈非節義之士因世亂而後顯歟其來出於自請故不書使結好合於事宜能其官也此說似明前程子之論司馬司城合而參之屈完高子來盟書法亦通但與胡氏異耳

夏曹伯來朝左氏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注曹伯前以十一年來朝傳為冬齊侯伐曹張本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左氏齊人或為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為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為孟氏且國故也葬視共仲他年其二子來孟獻子愛之或譖之一人門于句鼆一人門于戾丘皆死胡

氏書者以文伯惠叔二子之哀誠無已也周公命蔡仲曰爾尚蓋前人之愆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左氏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單伯至自齊左氏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注單伯執節不穀梁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此其不移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胡氏單伯天子之命大夫也故逆王姬會伐宋使于齊皆書其字致而不名與意如婼異者無所書而不尊王命謹臣禮也

案魯大夫之遭執而書至者三單伯書者尊之也叔孫婼不去氏賢之也意如去族左氏所謂尊晉罪已也執而不書至者季孫行父蓋與公同歸以至公為重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左氏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凡勝國曰滅之獲大城焉曰入之公羊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其日何至之日也疏言郤缺以今日至便以今日伐之故書日以起其暴與齊人伐衛同義穀梁疏伐入兩舉伐而不即入故兩舉也莊二十八年伐戰兩舉者初伐其境內戰其國都故亦兩舉之也陳氏入未有書大夫者入書大夫自郤缺始張氏言伐言入甚之也

案此條入而書伐舉日於伐入之間通經無此例公羊以為兵至即入趙子曰若然當云戊申晉郤缺伐蔡入之此既先伐而後日入則非即入可知矣安得與甲寅齊人伐衛同義乎故竊

疑書法於此乃予晉而罪蔡之文蓋厥貉之次獨蔡有心於從楚新城之盟中國大協而蔡又不至蔡之得伐未為過也又不即聽命故春秋特書戊申於伐蔡之下者見其不服然後入之也雖不得謂之義舉猶近乎用師之有節者未可以為暴也穀梁疏說頗得之胡氏雖無傳以前厥貉新城責蔡之文推之必非責晉之意

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左氏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冬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為故也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與而不書後也注凡諱君惡者謂國無難不會議事故為惡不書謂不國

別序諸侯今貶諸侯以為公諱故傳發例以明之明令不序諸侯不以公不會故惡晉侯受賂不能討齊不足序列也

穀梁注諸侯皆會而公獨不與故恥而略之

胡氏盟于扈者八國之君也何以不序略之也春秋於夷狄君臣同詞而不分爵號說者以為略之也八國曷為略之等於夷狄乎齊人弒君不能致討受賂而還奚以賢於狄矣不曰晉人會諸侯盟于扈而曰諸侯盟者分惡於諸侯也田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弒君之賊夫人之所得討也而況於諸侯乎況於鄰國乎略諸侯而不序以其欲討齊罪而復不能也況於鄰壤初不與會盟者乎魯君之罪亦可知矣

陳氏向也扈之盟趙盾為之則其不序諸侯猶曰大夫主是盟也此國君也曷為之不序散辭也新城之盟不可以不序徒以諸夏之志焉耳而晉侯不出於是楚伯成而頃王崩葬不見於春秋諸侯無統紀甚矣故終靈公

之篇凡合諸侯皆散辭傳曰無能為也

案諸侯不序諸說皆用左氏獨左氏無貶公之說故此年盟扈及十七年會扈之諸侯與七年公會諸侯之書不同其說亦是胡氏兼責魯亦正義也范甯以為恥公不與而略之則諸侯盟會公不與者多矣何獨略此乎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公羊其言來何閔之也 胡氏不言齊子叔姬來歸而曰齊人來歸子叔姬者見子叔姬無罪齊人自絶而歸之爾春秋深罪齊人以商人為君而不知其惡故其執其歸與弑其君商人皆稱齊人深責之也

案子叔姬之來歸二傳以為叔姬有罪春秋以父母詞書之左氏以為齊以王故歸之皆順上

文而為之說非也不可取

齊人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左氏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公羊郛者何恢郭也入郛不書此何以書動我也動我者何內辭也其實我動焉爾張氏襄陵許氏曰魯盡禮於晉而見侵莫恤曹脩禮於魯而被伐莫救亂臣賊子肆行不忌皆晉靈趙盾失主盟之職也

案齊魯之爭齊桓未伯之先有長勺次郎之役晉文未伯之先有至酅取穀之役至此而齊三弱魯矣雖以子叔姬無寵之故而實晉伯之不振也陳氏曰兵事書遂必天下之大故此語亦

有見書侵書伐書入郛皆將筆則此役書遂固不可與齊桓之侵蔡遂伐楚例論而又有甚於楚之侵陳遂侵宋晉之侵鄭遂侵衛者矣外兵事書遂者五而齊獨兩見焉晉之失伯非齊為之歟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左氏春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注及與也公羊言其弗及盟何不見與盟也注諱使若行父會而去齊侯不及得與盟亦所以起齊侯不肯也穀梁弗及者內辭也行父失命矣齊得內辭也疏以行父失辭之故為齊侯所非外得其所拒內失其志春秋惡行父之失命故得內辭也張氏商人無道有弑君當討之罪文公不能明政刑舉大義以致命卿執

辱邊鄙被兵與罔蒙伐又使大夫自屈以請盟而不見答可謂用心衡慮而無憤悱改圖之心書此亦見魯之衰文公之無志也

○公

桑桃丘之弗遇惡衛侯之失信陽穀之弗及惡行父之失命也此條陳氏主穀梁蓋行父雖奉命請盟于齊然大夫無盟公侯之理則齊侯拒之有辭故穀梁得之胡氏無傳不知通何例若止以同於桃丘之遇詞則齊商人之失信何足罪哉○又桑鄭之弗及魯畏齊而弗敢及也陽穀之弗及齊弱魯而弗見及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左氏疾也注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於廟今公以疾闕不得視二月三月四月五月朔也春秋十二公以疾不視朔非一也義無所取故特舉此以表行事因明公

之實有疾非詐齊也　公羊　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為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　穀梁　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受于禰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為厭政已甚矣　胡氏　天子班朔于諸侯諸侯每月奉以告廟出視朝政文公四不視朔公羊子以為有疾也不言疾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此見聖人所書之意若後復視朔者必於此書公有疾與昭公如晉之事比矣文公厭政備見於經閏不告朔不視無雨不憫會同不與廟壞不脩作主不時事神治民之怠也則其心放而不知求久矣

纂文公不視朔左氏以為有疾而公穀以為無疾三傳說皆通蓋此時本以疾而詐齊自是遂因循廢之爾朱子曰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則此後不復告朔可知前閏月之不告猶行朝廟之

禮也於是朝廟亦不舉矣○又䟽正義曰告朔謂告於祖廟視朔謂聽治月政視朔由公疾而廢其告朔或有司告之不必廢也此亦一說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郪公作犀穀作師齊地左氏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郪丘穀梁復行父之盟也䟽內大夫特及諸侯盟者三郪丘亦棘拔特會盟者一祲祥二大夫及盟者一句繹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毀泉臺左氏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秋聲姜薨毀泉臺注僖公夫人文公母公羊泉臺者何郎臺也未成為郎臺既成為泉臺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為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穀梁喪不貳事貳事緩喪也以文為多失道矣

胡氏先祖為之非矣然臺之存毀非治亂安危之所係也雖勿居可也而必毀之是暴揚其失有輕先祖之心此履霜之漸弒父與君之萌春秋之所謹也故書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庸上庸縣屬楚小國

左氏楚大饑戎伐其西南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帥百濮將伐楚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盧以往振廩同食庸人因子揚窗師叔曰姑與之遇以驕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七遇皆北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胡氏庸有取滅之道而楚得謀國之善故列書三國而楚不稱師滅楚之罪詞也

張氏庸乘饑饉率蠻危楚楚一畏從國誠無以保其國矣然禦變待敵亦制服之而已夷人宗社豈王法之所容乎

是以人楚子而書滅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杵臼作處公

左氏宋昭公庶弟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鮑美而艷適祖母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華耦為司馬鱗矔為司徒蕩意諸為司城公子朝為司寇初司城蕩卒其子公孫壽辭司城請使子意諸為之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棄官則族無所庇雖亡子猶不亡族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

其難若後君何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弒其君杵臼君無道也文公即位使母弟須為司城華耦卒而使蕩虺為司馬

胡氏此襄夫人使甸殺之也而書宋人者昭公無道國人之所欲弒也君無道而弒之可乎諸侯殺其大夫雖當於罪若不歸諸司寇猶有專殺之嫌以為不臣況於北面歸戴奉之以為君也故曰人臣無將將而必誅昭公無道聖人以弒君之罪歸宋人者以明三綱人道之大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然則有土之君可以肆於民上而無誅乎諸侯無道天子方伯在焉臣子國人其何居死於其職而明於去就從違之義斯可矣蕩意諸亦死職春秋削之不得班於孔父仇牧荀息何也三子閑其君而見殺春秋之所取也意諸知國人將弒其君而不能止知昭公之將見殺而不能正坐待其及而死之奚得與死於其職者比乎聖人所以獨取高

哀之去而書字以襃之也

附録公羊弑例

公羊氏弑君者曷為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左氏晉荀林父衛孔達陳

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注陳在衛下非上卿也

胡氏列國之卿其君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者宋有弑君之亂欲行天討而伐宋乃其職也復不能討而成其亂是不足為國卿失其職矣故皆貶而稱人大夫師師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其稱人賤之也

陳氏稱不予以討賊之義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聲公有齊難作聖是以緩左氏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左氏齊侯伐我

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注晉不能救也

諸侯會于扈左氏晉侯蒐于黄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為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壻池為質焉十月鄭太子夷為質于晉注不列諸侯而言復合如上十五年會扈之諸侯可知也

胡氏宋昭公雖為無道人臣將而必誅春秋正宋人為弑君之罪所以明人道之大倫也故大夫無沐浴之請則貶而稱人諸侯無討賊之功則略而不序不然是廢君臣之義人欲肆而天理滅矣故曰春

秋成而
亂賊懼

蔡公殺
同盟扈義

附錄左氏

子家書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于楚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蕆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見于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于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

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儵唯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四年二月壬戌為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

秋公至自穀張氏齊商人不足與會書至危公也

冬公子遂如齊左氏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穀梁非正也

秦伯罃卒康公公羊注以為穆公者非也○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

商人懿公也

左氏　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五月公游於申池二人浴于池歜以扑抶職職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弒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

胡氏　案左氏邴歜閻職實弒懿公於法宜書曰盜而特變其詞以為齊人何也亂臣賊子之動於惡必有利其所為而與之者人人不利其所為而莫之與則孤危獨立無以濟其惡篡弒之謀熄矣公子商人以財誘齊國之人齊人貪公子一時之私施不顧君臣萬世之大倫弒其國君則靦面以為之臣而不能討執其君毋則拱手以聽其所為而不能救故於懿公見殺特不書盜反以弒君之罪歸諸齊人以誅亂賊之黨弭篡弒之漸所謂拔本塞源懲禍亂之所由也

陳氏　商人之罪嘗著於春秋曷為書弒如他君久矣

其為君也張氏商人固當討之賊也然齊人不以為賊而反稱臣而戴之以為君者三年以為賊則不當事以為君則不可弒令亂作於大分已定之後故曰弒其君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左氏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惠伯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注書二卿以兩事行非相為介穀梁使舉上客而不稱介不正其同倫而相介故列而數之也疏卿出以大夫為上介士為末介胡氏使舉上客將稱元帥此春秋立文之常體也其有變文書介副者欲以起問者見事情也子赤夫人之子令卒于弒不著其實是為國諱惡無以傳信於將來而春秋之大義隱矣故上書大夫並使

下書夫人歸于齊中曰子卒則見禍亂邪謀發於奉使之日而公子遂弑立其君之罪著矣

衆經書並使者二此年與定六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是也又並使以出會一襄十四年季孫宿叔老會向是也何氏以為譏魯猥使二大夫出虛國家廢政事重録內也此説恐非

冬十月子卒左氏冬仲殺太子惡及其母弟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注史畏襄仲故不敢書殺惠伯公羊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弑則何以不日不忍言也胡氏諸侯在喪稱子繼世不忍當也既葬不名終人子之事也踰年稱君緣民臣之心也子卒何以不日遇弑不忍言也既葬而不名不名而遇弑

者不日以見其弑子赤是也踰年而稱君稱君而遇弑者不地以見其弑閔公是也何以知其賊乎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子卒夫人歸則知罪之在公子遂矣孫于邾出奔莒則知罪之在夫人與慶父矣繼世之恩終事之重情文之節隱惡之禮記事之信誅亂討賊之義亦備矣

案胡氏止發子赤及閔公之例而子般書日則無說焉疑同穀梁其穀說見子般卒下何氏以子赤為所聞世恩重痛深子般為所傳聞世故不同恐非

夫人姜氏歸于齊左氏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注惡視之母出姜也公羊疏凡言大歸者一出不反之辭若紀侯大去之類穀梁惡宣公也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有待貶絕而惡從之者姪娣者不孤子之意也一人有子三人

綏帶一曰就賢也胡氏書夫人則知其正書姜氏則知其非見絶於先君書歸于齊則知其無罪異於孫于邾者而魯國臣子殺適立庶敬嬴宣公不能事主君存適母其罪不書而並見矣

季孫行父如齊張氏告宣公之立也沙隨程氏曰遂得臣行父三人皆與謀以其前後如齊而知之也

案行父如齊三此年及宣元宣十

莒弑其君庶其左氏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公羊稱國以弑者衆弑君之詞穀梁注傳例曰稱國以弑其君君惡甚矣張氏凡稱國以弑者蓋其君以無道為國人所弑而大臣坐視不能討賊皆當誅不赦之罪也

附錄左氏

莒僕以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在九刑不忘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是以去之

案文公在位十有八年乃怠政之君魯國之衰自此始當其初年承僖公之餘政國家無事故即位之書始得繼體之正而叔服會葬毛伯錫命王室之待魯甚優夫何得臣如京公孫敖會晉侯尊王事伯之禮皆失焉不一二年緩於作主輕於逆祀以至世室之壞而宗廟之禮廢矣

婦姜之逆不能謹始敬嬴之變不能正分而夫婦適妾之禮紊矣故先儒曰三書不雨無勤民之心四不視朔無自強之志處父厭盟則辱於晉鄭丘賂盟則辱於齊誠哉是言也然自七年會扈以後十三年新城以前楚商臣方以伯事召諸侯宋鄭蔡皆靡然從之魯於是時獨能堅事晉室故衡雍之盟公子遂之救承匡之謀沓棐之會亦不為無益於晉靈之伯數年之間楚椒秦術之聘曹伯之兩朝魯亦若猶能爲諸侯之望者奈何晉室不振齊商人之侵暴不已行父兩告而援師不出於是陽穀之盟穀之盟魯遂困於齊矣雖文公之踰有以致之亦晉之咎也若夫敬嬴襄仲之事則又襲成風之餘智者文公前有譏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身死之後冢嗣戕賊其亦莊公之儔哉

春秋會通卷十三